

從霸伯盃銘文論周王朝與霸國之互動關係

——兼論周王朝的邦國聯盟

黃庭頌

摘要

本文旨在從互動（interaction）視角探索大河口墓地 M1017 出土之〈霸伯盃〉銘文，思考霸國的性質、文化認同及其與周王朝之關係。首先聚焦〈霸伯盃〉的出土背景與器形特徵，從 M1017 的伴出器物到器形特色，注意到該墓主要仍屬周文化範疇，但保留部分商文化及在地文化特徵。其次針對銘文所見的互動詞語進行探討，討論蔑懋、歸（饋）、瓚賓、敢敏、舍（予）賓等詞彙，認為這些用詞表明霸伯雖接受周王朝的君臣結構及禮儀制度，但仍保有一定的獨立空間。其三則以〈霸伯盃〉為定點，否定霸國屬「懷姓九宗」之說，認同其應是一個異姓小型封國。同時通過墓葬資訊及其他銘文，論證霸國雖接納周王朝體制，但在葬俗或藝術方面仍保有不同的文化特徵。最後，以霸國為基點思考周王朝與異姓邦國的互動情形，指出異姓邦國雖在銘文中呈現臣服周天子

2023/03/01 收稿，2023/04/23 審查通過，2023/05/03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銘文整理及研究」（計畫編號：MOST111-2410-H004-211）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宣讀於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出土文獻研讀會舉辦之「首屆出土文獻語言文字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年12月17-18日），會中蒙會議參與者賜見，復蒙李修平教授、謝博霖教授提供指正與建議，使本文論題得以深入，今再蒙二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閱讀，惠賜寶貴意見，僅此一併深致謝忱。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 黃庭頌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的君臣關係，但其他方面卻仍保有其獨立性，而周禮正是周王朝用以鞏固諸邦國的重要手段，雙方互動模式應是「邦國聯盟」的關係。

關鍵詞：霸伯孟、銘文、霸國、大河口墓地、互動關係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Zhou Dynasty and the Baguo (霸國) from the Inscriptions of Babo yu (霸伯孟)

Huang Ting-ch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Babo yu (霸伯孟) inscriptions unearthed in Dahekou Cemetery (大河口墓地) M1017 from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and to discuss the nature of the Baguo, its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Zhou Dynasty. Firstly, discuss the features of M1017 and Babo yu. We argue that judging from the other unearthed artifacts and shape features of M1017, the tomb still belongs to the Zhou culture, but retain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ng culture and local culture. Secondly, several groups of words related to interaction are discussed, including Miao Mao (蔑懋), Gui (饋), Zan Bin (贊賓), Gan Min (敢敏), Yu Bin (予賓), etc. We believe that these word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Babo accepted the Zhou Dynasty's system of monarchs and ministers, he still retained some political independence. Third, we do not agree that the Hegemony belongs to the "Huai Xing Jiu Zong (懷姓九宗)," and believe that it should be a small feudal state with different surnames. At the same time, using tomb information and other inscription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although the Hegemony adopted the Zhou Dynasty system, it still retains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burial customs and art. Finally,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aguo and the Zhou Dynasty to infer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of state with different surnames with the Zhou Dynasty may belong to confederation.

Keywords: Babo yu, inscriptions, Baguo, Dahekou Cemetery, interac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前言

2009年，〈霸伯盃〉於山西翼城大河口 M1017 號墓地出土。由於此器銘文長達 116 字，內容重要，且涉及西周禮制問題，故搶先公布，並受到學界高度矚目。經過學者多年努力，本器銘文釋讀及相關問題討論已有一定成果。2018 年，M1017 號墓地的考古報告正式發布，¹不僅使我們更加全面地瞭解 M1017 整體墓葬情況，也得以參照其他青銅器及銘文，重新思考〈霸伯盃〉銘文及可能拓展的相關問題。

過去對於〈霸伯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銘文考釋及禮制考據方面，尤其針對文獻記載的周禮進行對讀，更是多位學者主要聚焦之處。²然而，隨著 M1017 完整面貌的公布，目前對於〈霸伯盃〉已可嘗試在考據研究的基礎上，再作進一步的拓展。從宏觀視角來看，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這個自稱為「霸」的族群，其族姓、婚姻關係、人群歸屬以及墓地性質都是頗具討論價值的議題，尤其大河口墓地鄰近晉國都城，其與晉國、周王朝的關係為何，更令學者感到好奇，或認為「霸」是一處西周封國，或認為是晉卿采邑，或認為是文獻所載的「懷姓九宗」，甚至應稱「霸氏」或「霸國」，至今仍莫衷一是，³實有待更具體之研究。

〈霸伯盃〉銘文內容記載周天子派遣伯考蔑懋霸伯一事，除了涉及學者關心的周代禮制問題外，從歷史面向來看，亦是一篇呈現周霸互動關係的「實錄」。本文認為可利用〈霸伯盃〉及 M1017 的墓葬資訊瞭解周王朝使臣如何與霸伯進行互動，思考霸伯如何利用銘文建構其政治身分及文化認同，以及這樣的建構反映當時「霸」與西周王室之間的權力關係，並進一步推斷「霸」在整個西周王朝政治框架下的定位。

所謂互動（interaction），乃指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人群，透過不同方式彼此交流。互動的基本型態，至少包括了交換、模仿與戰爭，這些互動型態有時也會互相交織，難分彼此。⁴而不同氏族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體接觸時，伴隨形成的文化認同、社會身分建構、權力關係的展現等等，這些議題在歷史及

¹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1017 號墓發掘〉，《考古學報》2018 年第 1 期，頁 89-140。

² 相關研究可參見武霞：《霸伯盃銘文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

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著：《霸金集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頁 7-11。

⁴ 李修平：〈脈絡比較分析法〉，《古今論衡》第 39 期（2022 年 12 月），頁 62。

考古學界已有不少研究，尤其涉及早期中國各族群的互動，更是成果豐碩。⁵不過這些研究通常聚焦於出土文物或相關遺存，包括葬俗、青銅器、陶器、玉器等，相較而論，從文字探討兩個不同族群如何互動者，較多聚焦於族徽銘文或甲骨文，利用長篇銘文進行考索的例子則尚待開拓。

有鑑於此，本文擬從互動的視角重新研究〈霸伯孟〉銘文，首先討論〈霸伯孟〉的出土情況與器形特徵；其次，就銘文內容中能呈現互動關係的詞語進行考察；其三則參考其他銘文討論「霸」的性質與文化認同；其四則以霸國為基點，探究周王朝與異族邦國的互動模式。希冀能通過相關研究，對西周王朝的政治結構及族群互動有更細緻之理解。

二、霸伯孟出土背景及器形特徵

（一）〈霸伯孟〉的出土背景

「霸」過往不見於文獻記載。2007年，因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遭盜掘而重現於世，後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導，於2007-2016年進行了三次發掘，出土了西周早期至兩周之際共2250座墓葬。⁶其中位於整片墓地西南角的M1017較早獲得整理和報導，其年代被認為是西周中期偏早階段，墓主為霸伯尚，亦即「霸」族群的最高領導者與統治者。

發掘者指出，M1017的隨葬品豐富且以青銅器數量最多，包含鼎13件、簋7件、鬲1件、甗1件、豆4件、盆2件、盂1件、匕2件、爵7件、觚2件、觶1件、罍1件、尊1件、卣3件、壘1件、壺1件、斗1件、盤1件、盃1件，青銅甬鐘3件以及兵器、車馬器若干。⁷韓巍曾將上述青銅禮器分為A、B、C三組，認為這些銅器鑄造年代不僅相差很大，且根據銘文內容，主張鑄造者可能不是同一人，甚至可能出自不同家族。其指出A、B兩組的年代較早，而C組無論在器類組合、器物形制、紋飾主題、銘文書體方面都和其他二組有較明顯的不同，主要反映西周青銅器在恭王時期有較大變革。⁸韓說較完整討

⁵ 關於商周時期族群互動的研究，可參考張光直、潔西卡·羅森（Jassica Rawson）、羅伯特·貝格立（Robert Bagley）、劉莉、陳星燦等學者相關著作。

⁶ 謝堯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發現與研究述論〉，收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著：《霸金集萃》，頁1。

⁷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發掘〉，頁90。

⁸ 韓巍：〈翼城大河口M1017、M2002兩墓年代及相關問題〉，收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230-243。

論 M1017 的具體年代，並認為 C 組應為恭王時期，與多數學者主張 M1017 屬恭懿時期的差別不大，⁹故其分組確實可供參考。

依據韓氏的分組，〈霸伯盂〉亦被歸入 C 組，而伴出的同組器物包含〈伯荆簋〉2 件、〈霸伯簋〉2 件、〈霸伯山簋〉2 件、〈霸伯鈞〉1 件、〈霸伯豆〉4 件、〈柵伯盆〉2 件、〈霸伯壘〉1 件、〈霸伯盤〉1 件、〈霸伯盃〉1 件以及甬鐘 3 件。由此可知，本組多有銘文且主要為霸伯作器，只有少數如〈伯荆簋〉、〈柵伯盆〉非墓主鑄造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在 C 組所見的霸伯諸器中，出現不少形制或自名特殊的器物，諸如：〈霸伯山簋〉、〈霸伯鈞〉及〈霸伯盂〉等，頗獲學者關注與討論。

不過劉樹滿指出，大河口墓地出土的器物仍與宗周、成周等地區的文化有極大相似性，故其青銅器的器類、器形及紋飾大多源於宗周或中原其他地方。唯其特點是「老紋飾用於新器形」，但無論形制或紋飾多半能在其他地區找到原型，尤與寶雞強國墓地出土的器物有很高的相似性。此外也有部分器物顯示和晉侯墓地的出土器物及北方草原文化有關，說明此地區青銅器很大程度地展現當時不同民族、不同地區頻繁的文化交流。¹⁰

由此來看，M1017 呈現較長時間及多種來源的文化現象，其不僅納入較霸伯尚生存年代更早的青銅器，亦保留霸伯尚在位時的對外交流痕跡，呈現以霸伯為主之「霸」族群較多元複雜的交流關係。總而言之，M1017 的文化特徵主要屬周文化範疇，不過仍保留部分在地文化。

（二）〈霸伯盂〉的器形特徵

根據考古報告可知，〈霸伯盂〉出土於墓葬西南角，其造型特殊，通高 34 公分，口徑 38.8-39.2 公分，圓形侈口，卷沿上翹，兩側附耳，深腹，上腹近直，下腹略垂股，圓底近平，下置三象首族，象鼻向外翻卷翹起。上腹近口沿處飾獸目竊曲紋一周，以陽線雲雷紋為地（如圖 1）。¹¹

⁹ 謝堯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發現與研究述論〉，頁 3。

¹⁰ 劉樹滿：《霸國、柵國青銅器整理與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考古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頁 38-40。

¹¹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1017 號墓發掘〉，頁 114。



圖 1 霸伯孟¹²

朱鳳瀚在《中國青銅器綜論》曾統整青銅孟在器形上的共同特徵，即橫截面為圓形、敞口、口沿較寬而外侈，方唇，深腹，腹壁斜直，近底部時圓曲內收，平底，下接圈足，多數在上腹部有上彎的附耳。¹³由此可知，〈霸伯孟〉器形大致符合青銅孟的特徵，且於銘文中自名「寶孟」，然其最特殊之處在於足部，青銅孟多作圈足，罕見作外卷象鼻三足者。

李學勤根據其竊曲紋中有較原始的「臣」字形目，主張此器物年代應該穆王前後。¹⁴但韓巍則認為其雙耳上端明顯高於口沿，所謂獸面紋也是分解竊曲紋，應為恭懿時期的風格。¹⁵但按照彭裕商對竊曲紋的研究，此類紋飾當從饗饗紋演變而來，其在昭穆之際至穆王前期仍保有饗饗紋的獸目、獸角、獸口、獸耳等基本型態，但是到了穆恭時期，只保存一對完整獸目，其餘則演變成為線條。¹⁶而〈霸伯孟〉所飾之竊曲紋仍保有獸目，其餘線條雖已較為線條化，但仍可看出饗饗的型態，故其年代應如李學勤所言為穆王前後。

此外，〈霸伯孟〉形體最特殊之處應在其象鼻足。由於西周早期是象紋裝飾銅器的發展高峰期，數量相對較多，分布也較為廣泛，不過各種器類當中，足部作象鼻者以簋最多，較著名者如琉璃河燕國墓地 M1026:1 簋、燕國墓地

¹²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參見：<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NB0893>，瀏覽日期：2023年2月23日。

¹³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07。

¹⁴ 李學勤：〈翼城大河口尚孟銘文試釋〉，《文物》2011年第9期，頁67。

¹⁵ 韓巍：〈橫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的探討〉，《青銅器與周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257。

¹⁶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竊曲紋研究〉，《考古學報》2002年第4期，頁421-422。

〈伯作乙公簋〉(《銘圖》4257)、天馬曲村〈伯簋〉(《銘圖》3884)以及〈班簋〉(《銘圖》5401)等(詳下圖),¹⁷其餘器類尚有山東濟南劉臺子墓地 M6 的捲鼻象足方鼎。¹⁸



伯作乙公簋¹⁹



伯簋 M7113:8²⁰



班簋²¹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器當中,有三器所屬的國族都與霸國關係密切,其中燕國與霸國從銘文可知雙方曾有婚姻關係;而天馬曲村則因鄰近大河口墓地,而與霸國有地緣關係,因此學者認為〈霸伯盃〉器形有可能是受到此類三足簋的影響。²²這個現象說明〈霸伯盃〉的象鼻足不僅反映西周早期的流行風尚,也暗示這類青銅器紋飾的表現有可能是區域互動的結果。

¹⁷ 本文器銘後註《銘圖》、《銘續》、《銘三》編號者,均採用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本文為避免行文繁瑣,相應器號出於上述書籍不再一一注出,僅於引文後標註出器銘編號、著錄與編號。

¹⁸ 感謝匿名審查人補充,商周象紋青銅器的類型學相關分類參見馬強:〈商周象紋青銅器初探〉,《中原文物》2010年第5期,頁57-65。

¹⁹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參見:<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03540>,瀏覽日期:2023年2月25日。

²⁰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參見:<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NA0969>,瀏覽日期:2023年2月25日。

²¹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參見:<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04341>,瀏覽日期:2023年2月25日。

²² 馬強:〈商周象紋青銅器初探〉,頁57-65;劉樹滿:《霸國、邶國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頁33。

關於商周青銅器所飾象紋，曾有學者指出，這類裝飾大概在西周中期開始衰落，其原因一方面與氣候變遷，導致象群南移，中原不再有大象生活有關。另一方面，象文化是商民族的一種文化，商人服象，以象為祭牲，這些現象在周人中沒有發現，周公東征之後，商文化逐漸被傳統的周文化所取代，象裝飾的衰落也成為必然。²³雖然目前還很難確認，象紋的興衰是否與象群南移有關，抑或是直接與商文化因素連結，不過這些裝飾象紋的青銅器或〈霸伯孟〉裝飾象鼻足的作法，還是與傳統周文化的特色不同，或許正可呼應大河口墓地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一面。

綜上可知，〈霸伯孟〉器形雖然在周文化共性下發展，但也有展現霸國地方特色的部分，且此特色亦與周邊諸國有相似之處，說明其特殊形制亦非獨立形成，而是在族群或區域互動的影響下出現，此亦與 M1017 出土青銅器的整體特徵相符合。

三、〈霸伯孟〉銘文所見互動詞語探討

〈霸伯孟〉銘文是霸國重要的長篇銘文之一，內容記載了周天子派遣使者蔑懋霸伯尚一事，是瞭解西周早期周、霸互動情形的重要資料。為方便後文討論，茲引錄孟銘如下：

隹（唯）三月，王史（使）白（伯）考蔑尚麻（懋），歸（饋）柔（茅）芻（苞）、旁（芳）鬯，臧（咸），²⁴尚拜稽首。既稽首，延賓，鬻（裸）賓，用虎皮，再毀用章（璋），奏。翌日，命賓曰：「拜稽首，天子蔑其臣麻（懋），敢敏。」用章（璋）。遣賓，鬻（裸），用魚皮兩，側毀用章（璋），先馬，遽毀用玉，賓出。以胆（俎）或延，白（伯）或遽毀用玉，先車，賓出。白（伯）遣賓于葦（郊），或舍賓馬。霸白（伯）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寶孟，孫子子其萬年永寶。²⁵

根據上引銘文可知，霸伯尚接受周天子蔑懋一事可分為三大段落：第一段落是從「唯三月」到「再毀用璋，奏」，主要敘寫周天子派遣伯考蔑懋霸伯尚，而

²³ 梁彥氏：〈商人服象與商周青銅器中的象裝飾〉，《文博》2001年第4期，頁54。

²⁴ 陳劍認為此「臧」為「咸」的誤字，可從。參見曹建墩：〈霸伯孟與西周時期的賓禮〉，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39。

²⁵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發掘〉，頁116-117。

尚除了接受賞賜物品外，還回報了虎皮、玉璋等禮物。第二段落始於「翌日」至「或舍賓馬」，描述賓，亦即伯考，與霸伯尚的禮儀往來。第三段落則是跳脫禮儀往來情境，從霸伯獲蔑懋及受賞的角度，說明製作此器的原由。由於過去已有不少學者對〈霸伯盃〉銘文內容進行考釋，唯少許艱深文句或字詞未能取得共識，故本文主要討論能表現周霸互動關係的詞語。

(一) 蔑麻(懋)

關於金文「蔑曆」一詞，過往學者討論甚多，近來陳劍主張「蔑曆」之「曆」應釋讀為「懋」，²⁶本文認為其說可從，此處亦應讀為「蔑懋」。

首先從字形來看，陳劍從所謂「蔑曆」之「曆」作「𣎵」形，主張應以「林(楸)」音為據，將過往釋為「曆」之字改讀為「懋」。²⁷值得注意的是，大河口 M1017 除本盃外，另出土〈霸伯簋〉(M1017:8) 及〈霸伯山簋〉(M1017:35) 亦見「蔑懋」一詞，而其後一字分別作、及，若按字形可隸定為厠或厠，从厂沐聲。過往學者多逕將此字視為「曆」之異體，未多說明，唯嚴志斌注意到此字形與「懋」字關係，但其又指出：

此字原形作厠，从沐得聲。沐，古音為明紐屋部；懋，古音為明紐侯部，釋作懋似是可取的。但金文中已有懋字，故而釋懋仍有未安，本文暫從舊釋。²⁸

嚴氏的考量雖不無道理，但問題不在於金文已有「懋」字，如同陳劍所言，金文的「楸」即「茂」古字，而「蔑曆」是習語，用字習慣固定。²⁹故聯繫霸伯器的「厠」和金文的「懋」，似乎亦無不可，但主要問題還是在於目前所看到古文字跟「沐」聲有關的字多作「涂」或「涂」形，未見从水从木之形。

關於商周金文所見的「余」字，學者有些討論。蔣玉斌根據《集成》6428 指出「沐」的圖形式會意字，其所加注之聲符也是形。³⁰若蔣玉斌

²⁶ 陳劍：〈簡談對金文「蔑懋」問題的一些新認識〉，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91。

²⁷ 同上註，頁95-96。

²⁸ 嚴志斌：〈霸伯簋銘文校議〉，《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5期，頁86。

²⁹ 陳劍：〈簡談對金文「蔑懋」問題的一些新認識〉，頁96。

³⁰ 蔣玉斌：〈殷商文字與戰國文字互證兩例（提綱）〉，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2015年12月12-13日）。後改篇名收入論文集，蔣玉斌：〈說與戰國「沐」字有關的殷商金文字形〉，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對「𣎵」字的考釋正確，則「沐」的聲符作「余」形，似乎可追溯至商代晚期。黃德寬則在認可蔣玉斌說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余」形，指出此字可能是「杪」字的古形，是在「木」的頂端加標示性符號「^」，以表示「木標末」。其又指出屬於明紐宵部的「杪」，通過《詩》異文之比對，可與明紐侯部的「鬣」相通，而從「攷」聲的「棗」、「鞏」又多被歸入明紐屋部，因此「杪」、「鬣」相通可為「杪」讀為屋部的「沐」提供支持。³¹

通過蔣、黃二人之梳理，學界對「余」與「沐」聲的關係有較初步的瞭解。不過必須承認的是，從商周金文的「𣎵」到東周的「余」形之間，仍有相當大的缺環，尚無法完全證實學者的推論。而黃傑在整理東周古文字中的「沐」字時也指出，从^或^的「沐」字均出自江淮流域，與秦簡及《說文》从水从木的「沐」有別，似乎是分屬於南、北方兩個系統。³²倘若黃氏的推斷成立，則秦簡及《說文》从水从木的「沐」字應另有其來源。由於兩周金文目前未見从水从木的「沐」字，而霸國銘文又出現「𣎵」形，因此若參照「蔑懋」之說，則可考慮「沐」與「𣎵」聲之間的關係，或許能為从水从木的「沐」字來源提供一些線索。

其次從詞義來看，陳劍指出「蔑懋」乃動賓結構，而「蔑懋」類辭例中最常見「A 蔑 B 懋」，A 是地位高者，B 是地位低者，意味「A 覆被 B 以勉勵」。³³由本銘之「天子使伯考蔑尚懋」及「天子蔑其臣懋」，可以非常確定霸伯尚對周天子是稱臣的，而且在敘述中，器主霸伯是以其私名「尚」，而非爵稱，來描述自己受到周天子勉勵一事。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見的「蔑懋」銘文中很少看到周天子本人或派遣使者蔑懋「某伯」，³⁴而霸伯在〈霸伯簋〉及〈霸伯盃〉就得到兩次周天子派遣使者前來蔑懋，顯見霸伯尚應對周王朝有特殊且具體的貢獻，方能得此殊榮。

（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46-59。

³¹ 黃德寬：〈釋古文字中的「杪」及相關字〉，《漢字漢語研究》2021年第1期，頁3-8。

³² 黃傑：〈釋古文字中的一些「沐」字〉，收於《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新四十三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7年），頁118。

³³ 陳劍：〈簡談對金文「蔑懋」問題的一些新認識〉，頁91。

³⁴ 周天子蔑懋某伯的記錄尚有〈倮伯再簋〉「益公蔑倮伯再懋」，頗疑「益公」乃周天子派遣之使者。此外，出土於山西絳縣橫水倮國墓地 M2022 的〈棧伯盤〉銘文亦云：「棧伯蔑休于王。」而謝明文已指出「蔑懋」與「蔑休」為並列關係，意義相近。參見謝明文：〈棧伯盤銘文考釋〉，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69。

(二) 歸 (饋)

本段銘文「歸」字，學者通讀為「餽」或「饋」，均訓為贈送。金文數見以「歸」表示餽贈義之例，茲列舉如下：

中乎(呼)歸(饋)生鳳于王，執于寶彝
(中鼎，《銘圖》2383)

王令士道歸(饋)貉子鹿三，貉子對揚王休
(貉子卣，《銘圖》13319)

乙未，公大保買大琮于美亞，才五十朋。公令亢歸(饋)美亞貝五十朋，以鬱、荀(?)、鬯、牛一……。
(亢鼎，《銘圖》2420)

王作荅京中寢歸(饋)孟 (王孟，《銘圖》6216)

王命蒞眾弔(叔)絳父歸(饋)吳姬飴器
(蒞簋，《銘圖》5205)

己未，王命仲侄歸(饋)乖伯狐裘 (乖伯簋，《銘圖》5385)

以「歸」通「餽」或「饋」，理解為餽贈，從文字訓詁角度來看毫無問題，但其餽贈關係顯然與金文習見的「賞」、「賜」不同。

若分析以上使用「歸(饋)」銘文，可以發現幾個現象：首先，〈中鼎〉是器主「中」餽贈生鳳給「王」，顯然所「歸(饋)」對象的身分地位，似乎可以比致贈者更高。其次，受贈對象的身分似非一般臣下。〈貉子卣〉被視為與聘禮有關的銘文，³⁵周王派遣士道餽贈三頭鹿給貉子，而貉子的身分可由另一件〈紀侯貉子簋蓋〉(《銘圖》4918)知其為紀侯。同時，〈乖伯簋〉出現「歸(饋)」字也很值得注意，學者認為器主乖伯的身分是外邦領袖，³⁶因此這是涉及外交場合的饋贈，並非單純周王賞賜臣下的記錄。至於〈蒞簋〉的受贈者吳姬雖然難以確認其身分，不過銘文後段記載「師黃賓蒞璋一，馬兩，吳姬賓帛束」，說明受贈者尚須回禮。最後，從〈亢鼎〉銘文可知「歸(饋)」的另一種情境，其記載公大保向美亞購買大琮，而亢奉公大保之命「歸(饋)」美亞貝

³⁵ 馮時：〈貉子卣銘文與西周聘禮〉，《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頁102-105。

³⁶ 李峰：〈跨越文化邊界的書寫：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的證據（西元前1045-前771年）〉，《青銅器與金文書體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54-55。

五十朋及其他物品，顯示這是一場與買賣交易有關的記錄。³⁷由此來看，金文所見「歸」訓為「餽贈」的例子雖不甚多，但接受「歸（饋）」的對象卻較「賞」、「賜」更為寬泛，此用語或許反映了兩種可能：一種是「歸」可能具有比「賞」、「賜」更為寬泛的「餽贈」義；³⁸另一種可能是「歸」字較少用於一般君臣的關係。

從上述例子來看，「歸（饋）」的對象有可能是比致贈者地位更高，也有可能是諸侯或外邦首領，而其情境亦非單純的賞賜，也有外交或買賣交易的場合。由於目前例子較少，我們還無法確知「歸（饋）」在西周時期的具體使用情形，但從其他使用「歸（饋）」的例子來看，霸伯尚雖然受周天子派遣使者蔑懋，但可能不是被視為周王朝架構底下，關係或位階比較密切的臣子，反而較有可能是如同貉子或乖伯，其身分屬於與周王朝關係平和的外邦首領。

（三）延賓，鬯（裸）賓³⁹

本段重點在於「鬯」字的解讀，早期學者多讀為「贊」，理解為引導、進獻等動詞，⁴⁰但隨著學者對「鬯」字的認識逐漸清楚，也開始有主張釋為「瓚」或「裸」者，或從裸禮進行相關思考。⁴¹由於對「鬯」字的釋讀和理解，涉及本段及後文的斷句，乃至於霸伯與伯考往來之禮的解讀，故本文將從互動的角度進行討論。

關於「裸」、「瓚」的古文字字形糾葛，已有不少學者做過詳細梳理，此處不再贅言。其中方稚松對花東卜辭「裸」、「瓚」二字所進行的梳理較為重要，其指出金文中的「𠩺」應視為「瓚」，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就是一個由「玉柄形器+支架+同（觚）」組合而成的器物，主要功能為承接鬯酒。至於甲骨、金文中从口的「𠩺」應釋為「裸」，其結構應為从口从瓚，表裸饗時以口飲酒之意。⁴²若依照方說，則孟銘从二口作「𠩺」，或亦當釋為「裸」。

³⁷ 黃錫全：〈西周貨幣史料的重要發現——亢鼎銘文的再研究〉，收於中國錢幣學會編：《中國錢幣論文集（第四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頁49-60。

³⁸ 此見解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提供。

³⁹ 蒙匿名審查人提醒與建議，此條將「鬯」由「瓚」改釋為「裸」，特致謝忱。

⁴⁰ 參見武霞：《霸伯孟銘文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頁24-26。

⁴¹ 鄭憲仁：〈山西翼城霸伯尚孟銘文禮說〉，《中正漢學研究》2015年第1期，頁1-18。王哲：〈從霸伯孟銘文看周代的裸賓之禮〉，《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9年11月），頁20-26。

⁴² 方稚松：〈釋花園莊東地甲骨中的瓚、裸及相關諸字〉，《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頁83-87。

不過需要稍微梳理的是，「鬯」過往釋為「瓚」，主要依據其他青銅器銘文中此字多為賞賜物，然在本銘中「鬯」作動詞，故應從「裸」的角度思考，李小燕及井中偉就指出：

根據考古學、古文字學和歷史文獻學資料，玉柄形器應定名為「瓚」，它是三代裸祭用玉之一，將鬯酒灌注于玉瓚美食，貢獻給祖先神靈歆享，應是裸祭的核心內容，也是「裸」字的本義。⁴³

由此可知，儘管「瓚」、「裸」在古文字字形中被區分開來，但在詞義或用法上還是有相當緊密的關係。根據李、井二氏的研究，玉柄形器是夏至西周時期中原地區比較常見且具有某種特殊意義的重要禮器，而從出土地點看，它隨著夏商周王朝不斷向外開拓，甚至影響到當時的邊遠地區。⁴⁴

本文認為此處之「鬯」應讀為「裸」，除字形的根據外，尚有文意的考量。原因有二：首先，從前文可知，周王使者伯考餽贈了茅苞、芳鬯給霸伯尚，而茅苞、芳鬯正是常用於裸祭或裸禮的物品。根據《周禮·春官宗伯·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揖鬯，裸祭謂之瓚。」鄭玄注「爵行曰裸」，賈公彥疏：「至於生人飲酒亦曰裸，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⁴⁵可見孟銘之「裸賓」即文獻之「裸賓客」，乃指生人飲酒。其次，從大河口墓地其他出土文物中，可推測霸伯和其他群體互動之時似乎也曾使用裸瓚之禮。證據在於大河口 M1 墓地曾出土〈燕侯觚〉，不僅內中套有木腔，銘文更鑄有「匱（燕）侯作瓚」，此器作器者為燕侯，卻出土於霸伯之墓，因此我們懷疑此物很可能是燕、霸雙方互動時，舉行裸禮所使用的器具。

由此推知，此處的「裸賓」恐非過去認為的引導或進獻賓客，而是以獻酒饗賓客。若能確立「鬯」字是與裸禮有關之義，則後文的斷句與解釋亦可從目前所知的裸禮角度進行思考。

⁴³ 李小燕、井中偉：〈玉柄形器名「瓚」說——輔證內史亳同與《尚書·顧命》「同瑁」問題〉，《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3期，頁34。

⁴⁴ 同上註，頁40。

⁴⁵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頁317。

(四) 命賓曰：「拜稽首，天子蔑其臣麻（懋），敢敏。」用章（璋）。⁴⁶

本句在此段落相對較容易理解且無爭議，內容述說霸伯受周天子蔑懋後的隔日，其亦答謝周天子的賞賜。此處較值得注意的是「命賓曰」，其反映了霸伯、周天子及使者伯考三者關係。關於「命」的訓詁，黃錦前、張新俊、曹建敦依據《儀禮》及《爾雅》訓為「告」，李學勤則講得較仔細，指出「『命賓』為尚告伯考，要他代向周王稟告的話」。⁴⁷在西周金文中，「命」、「令」經常通用不分，故諸家學者訓「告」亦無不可，唯李學勤較明確點出霸伯尚的對話對象，其實應是周天子，而伯考只是作為使者負責轉達話語內容。換言之，「命賓曰」的對話對象並非賓，且「命」也有上對下的意味，可見在這段互動中，伯考的位置較低，而霸伯其實是與周天子在進行互動。

此外，「敢敏」一詞也頗值得注意。「敢」是西周金文常見用詞，學者認為多表示臣下對君上的謙敬之詞。⁴⁸學者多將「敏」訓為敬或勉，可從，雖然其他西周金文未見「敢敏」一詞，但「敏」卻多見於冊命相關銘文，如：

敏朝夕入諫，言（享）奔走，畏天畏（威）。

（大孟鼎，《銘圖》2541）

東王龔（恭）德谷（裕）天，順（訓）我不敏。

（何尊，《銘圖》11819）

在先王小學，女（汝）敏可事（使）。

（師楚簋，《銘圖》5381-5382）

女（汝）敏于戎工，弗逆。

（四十二年逯鼎，《銘圖》2501-2502）

由上可知，「敏」常指敏于供職、敏于奉事王命。而本銘中霸伯向周天子稱「敢敏」，應可結合林宏佳意見來看，其認為「敏」、「敬」都是臣子的職分，而

⁴⁶ 此句斷句學者看法多有不同，本文同意孫苗苗將「用章」斷於「命賓曰」的言語內容之外，將此段視為儀節中的還玉之禮。參見孫苗苗：《霸國三器銘文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頁29。

⁴⁷ 參見武霞：《霸伯孟銘文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頁30-31。

⁴⁸ 相關討論參見林宏佳：〈西周金文「段」、「敢」辨異——兼說《詩經》中的「遐」與「瑕」〉，《臺大中學報》第46期（2014年9月），頁5；巫雪如：《先秦情態動詞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頁231-242。

「敢」有示敬之意，強調君臣架構內的臣之敬。⁴⁹由此來看，霸伯使用「敢敏」一詞除了回應周天子的蔑懋外，顯然是將自己置於周王朝的君臣架構內，認同身為周天子之臣的身分，並強調未來能敏于奉事王命。

最後是關於「用章（璋）」的斷句，過去不少學者斷為「敢敏用璋」，認為包含在霸伯尚的答謝話語之內。然若仔細分辨，則可發現本銘無論「用璋」、「用虎皮」、「用魚皮」或「用玉」都是動作，且此動作應可參照〈吳虎鼎〉「吳虎拜手稽首天子休，賓善夫豐生章（璋）、馬匹」（《銘圖》2446），可見在拜手稽首後，會以玉璋、馬匹餽贈使者，故可知「用璋」當是動作，而非霸伯答謝的言語。

（五）側毀用章（璋）、邊（原）毀用玉

本句有「側毀用璋」、「邊毀用玉」，「側」、「邊」應該都是形容「毀」的做法，亦即處理玉器的手段。過去不少學者依據禮書，主張「側」訓為「獨」，⁵⁰然而禮書中訓「獨」之「側」，乃指在沒有儻相幫助的情況下進行獻禮。換言之，此為特定語境下的特殊訓詁，若將銘文中的「側」釋為「獨」，則「毀」字必須朝獻禮方向思考。

同時也須關照和「側」使用方法接近的「邊」字訓詁。學者多據《爾雅·釋言》「原，再也」，訓此處之「邊」為「再」，然而此訓詁主要針對《周禮·馬質》「禁原蠶者」一句，且清人劉淇就已質疑過「原」訓「再」之訓詁，其指出：「原者，再也。《易》『原筮』、《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未有原』，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愚案：原有推原之義，亦可作本字解。《易》『原筮』之『原』，乃推原之原，原訓再者，先儒之誤也。」⁵¹由此來看，「原蠶」之「原」未必有「再」義，故據《爾雅》解釋銘文恐不可信。

綜上所論，本文認為暫時將「側毀」、「原毀」視為一種處理玉器的手段即可，無須以通假強解。而從本句的大致內容看來，應是霸伯遣賓後一系列的儀節，直到賓出。

⁴⁹ 林宏佳：〈西周金文「段」、「敢」辨異——兼說《詩經》中的「遐」與「瑕」〉，頁19。

⁵⁰ 參見武霞：《霸伯孟銘文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頁33-34。

⁵¹ [清]劉淇：《助字辨略》（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頁34。

(六) 以𠄎(俎)或延、或遼(原)毀用玉

本銘的「𠄎」从肉从且，與其他金文結構略有不同，不過其義應如其他學者所言，即「俎」字，指古代祭祀時用以盛肉或放置牲體的几案型禮器。

本段「或」字，學者多訓為「又」，可從。謝明文在考察甲骨文中，位於語氣詞後面，動詞前的「或」字時指出：

多友鼎（《集成》2835）、諫簋（《集成》4285）、宰獸簋（《新收》633）、焮盨（《銘圖》5676）、二年焮簋（《近二》438）等銘文中的「或」即訓「再」、訓「又」，而且諫簋「今余唯或嗣命汝」、宰獸簋「今余唯或申就乃命」的「或」也可用在語氣詞後面、動詞前面，說明把 B 種用法的「或」釋作訓「再」、訓「又」之「或」大概是可行的。⁵²

由此可知，金文中「或」確實可訓為「又」，而本銘之「或」訓「又」亦文從字順。「以俎或延」一句省略主詞及賓語，其應指「伯以俎又延賓」，此處稱「又」應是延續前日之「延賓」，故此處言「或延」，乃指再一次延賓。至於「伯或遼毀用玉」，也是延續前面一個「遼毀用玉」的儀節。由於此處「或」已訓「又」，故本文認為「遼」除上述理由不宜訓「再」外，此處「遼」字亦不應理解為「再」，否則便有語意重複之嫌。

(七) 白(伯)遺賓于蕞(郊)，或(又)舍(予)賓馬。

本銘之「𠄎」，學者多釋為「遺」，訓為「送」。其字形雖與西周金文常見的从貝之「遺」，如〈應侯見工鐘〉（《銘圖》15314）「𠄎」或〈召鼎〉（《銘圖》2515）「𠄎」甚為不同，然又頗似〈我簋〉之「𠄎」（遺）的省略寫法，且其辭例與〈應侯見工鐘〉「應侯見工遺王于周」基本相同，應可視為「遺」字的一種異體。

本句主要討論點在「𠄎」應釋作「余」或「舍」，訓作「予」或「置」。關於金文所見的「舍」字，黃錦前曾作過研究，其指出古文字中上余下口的形體，可以從兩方面看待：一種是將「口」部件視為「余」的飾筆，也就是這類的「舍」應釋為「余」，再據此訓釋或通假；另一種是分析為从余从口的「舍」字，並從「施、置」一類的意思加以理解。由於過往對於「舍」字形的不理解，所以經常先釋「舍」再通假為「予」一類詞義，較為迂曲。雖然「余」、「舍」是一

⁵² 謝明文：〈「或」字補說〉，《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104。

字之分化，意思也有相通之處，通常不影響結論，但若有金文中有條件的區分二者，則訓釋文字時會更為暢達。⁵³黃說甚是，此處辭例與〈霸簋〉「芮公舍霸馬兩」（《銘三》454）、〈令鼎〉「余其舍女（汝）臣卅家」（《銘圖》2451）相合，此處之「舍」都應釋為「余」，讀作「予」。故本銘應從黃錦前、張新俊所釋，將「舍」讀作「予」，表示遣賓之際，又給予賓馬。

值得注意的是，「舍」既可理解為「給予」、「賜予」，故此處用詞應能反映霸伯與賓之間關係。在其他西周金文中，較可茲比對的有〈裘衛盃〉（《銘圖》14800），其銘文提到矩伯為跟裘衛取觀璋及衣飾配件，故言「舍田十田」、「舍田三田」。又如〈九年衛鼎〉（《銘圖》2496）提到矩伯夫妻與裘衛進行交易，裘衛「舍矩姜帛三兩」，而矩「舍裘衛林盞里」，其後裘衛又「舍顏陳大馬兩，舍顏始（妣）廡吝，舍顏有司壽商鬲裘、盞冓」。銘文中的顏陳、顏妣及顏有司是生活在林盞里中的部族，學者指出顏氏集團是個有機構的組織，和王朝及諸侯、及貴族家庭一樣，顏氏集團有其行政機構「有司」，其規模可能不很大，人口稀少，但可被視為西周時期最基層的社會組織。⁵⁴其隨著交易行為由矩伯移交給裘衛。

由裘衛諸器的例子看來，「舍」字可用於裘衛和矩伯夫妻之間平等的交易關係，也可用於裘衛和顏氏集團的上下關係。至於霸伯「舍」賓，應表示兩者關係較近似裘衛和矩伯。雖前文從「命賓」一詞指出「賓」的地位應該比霸伯低，但那是霸伯針對周天子蔑曆所做出之回應，其對話對象為周天子，故可言「命賓」，然此處是霸伯和賓直接進行禮儀互動，兩者屬於平等互動關係，如同〈霸簋〉言「芮公舍霸」。

（八）霸伯拜稽首，對揚王休

此句雖是套語，未出現難以解讀的詞語，但是對於理解銘文編纂過程卻頗有幫助。石安瑞曾指出：

「霸伯拜稽首，對揚王休」一句是一種完整的話語，與霸伯向周王傳達的口信裡「拜稽首」一語有同樣的性質，是當時流行的套語，其意義與實際「拜稽首」之禮有直接的關係，但已程式化為表示拜謝、恭敬和謙恭的言語行為，是霸伯（或其下屬）在編纂

⁵³ 黃錦前：〈談兩周金文中的舍字〉，收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59-164。

⁵⁴ 王沛：《刑書與道術：大變局下的早期中國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頁35-36。

銘文的底稿時所寫的話。⁵⁵

據石氏說法可知，此處之「拜稽首」性質與前段銘文兩處的「拜稽首」不同，前二「拜稽首」乃是霸伯受賞之後的跪拜之禮及請伯考轉達的言詞答謝，屬於整體儀節的一環。但此處的「霸伯拜稽首，對揚王休」則脫離了原先的答謝禮節。

本文認為雖然從「對揚王休」一語，可推知霸伯答謝的對象仍為周王，而非伯考，不過對照一、二段的銘文內容來看，仍然可從此句話中感受到強烈的編纂意圖。其關鍵處還在於主語的呈現方式，此處稱「拜稽首」之人為「霸伯」，不若前文自稱「尚」或直接說「拜稽首」。霸伯自稱「尚」應是因為直接面對周王賞賜，並以「王臣」自居，故用私名稱呼；至於「拜稽首」則是因為請伯考轉達，故記錄言語答謝內容。據此可推斷，「霸伯拜稽首，對揚王休」並非直接回應賞賜的答謝，純粹是銘文編纂過程中習見的套語形式，故可以「尚」的宗族身分「霸伯」稱呼之。

綜上所論，從〈霸伯孟〉銘文的敘述可知，伯考奉周天子之命前來蔑懋霸伯，而根據「蔑懋」、「歸（饋）」、「命賓」、「敢敏」、「舍賓」等詞彙，以及裸禮、用玉等禮儀，可以看出霸伯不僅接受了周王朝的君臣架構，也熟悉周文禮儀，至於其能與使者伯考平等互動，說明此族群似乎在周王朝的政治框架下，仍保有一定的獨立空間。而在一百餘字的描寫中，除霸伯尚不斷透過轉換身分稱呼，來展現霸與周王朝不同對象間的權力關係外，也能隱約窺見周王朝與周邊邦國的互動狀態。不過整體而論，〈霸伯孟〉僅呈現一次霸伯接受周天子的賞賜過程，較為片面，若欲更全面地建構周霸的互動關係，仍須參考其他銘文方能更進一步討論。

四、〈霸伯孟〉對周霸互動之啟示

過去學界對於〈霸伯孟〉主要集中在銘文及周禮的考索，而利用銘文進行歷史研究的討論還不多，尤其是探索「霸」與周王朝的互動關係，或思考「霸」於西周王朝之定位等議題，尚有待進一步拓展。以下將以〈霸伯孟〉為研究定點，思考其對周霸互動的啟示。

⁵⁵ 石安瑞：〈由銅器銘文的編纂角度看西周金文中「拜手稽首」的性質〉，收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554。

（一）關於「霸」的族群性質

在〈霸伯孟〉銘文中，可以清楚看出「霸伯—伯考—周天子」三層關係，而「伯考」作為周天子使臣，一方面代表周王朝，另一方面則是霸伯之「賓」。值得注意的是，霸伯面對「天子使者」伯考時均自稱「尚」，但招待作為「賓」的伯考時則自稱「伯」，唯文末以套語書寫稱頌天子之詞時又改稱「霸伯」。這樣稱呼的轉變背後，不僅牽涉霸伯尚是以何種政治身分與周王朝互動，也涉及「霸」族群的根本性質，而確認「霸」究竟是「霸氏」亦或「霸國」，乃是所有討論之前提。

過去學界對於大河口墓地的性質看法相當分歧，至少就有西周封國、晉卿采邑、懷姓九宗之一、晉附庸國等不同說法。⁵⁶其主要分歧點在於霸、晉與周王朝的關係，不少學者因為大河口墓地鄰近晉國都城，故而主張其與晉有臣屬或附屬關係，其中又以「懷姓九宗」說影響較大。「懷姓九宗」之說主要根據《左傳·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⁵⁷及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指出：「此隗國者，殆指晉西北諸侯，即唐叔所受之懷姓九宗。春秋隗姓，諸狄之祖也。原其國姓之名，皆出於古之鬼方。」⁵⁸考古或歷史學者多因大河口墓地鄰近晉國都城，且附近的邰國為媿姓狄人，加上兩者墓葬文化特徵相似，均出現如腰坑殉狗等商文化習俗，進而論斷「霸」也屬於鬼方後裔的媿姓狄人，亦即文獻所謂由晉國統攝的「懷姓九宗」之一。

但從目前所見的大河口墓地出土銘文資料中，不僅未曾出現「霸」為媿姓的證據，也看不出「霸」有從屬於晉國的跡象。再從墓地時代及地理位置來看，儘管西周早期〈小孟鼎〉出現征伐鬼方一事，然目前對於商周時代「某方」的具體內涵還有很多需要探究之處，包括商人或周人所稱「某方」是否就等同於考古學或人類學意義的不同文化，墓葬的人群歸屬是否可直接等同文獻記載的「某方」或其後裔，似乎還需要更多切確的證據證明。因此本文認為即使大河口墓地存在部分商文化因素，但在尚未有切確證據支持下，似不宜貿然將霸國與「鬼方」加以連結。換言之，「霸」屬於鬼方後裔的「懷姓九宗」之說，恐怕仍有待證實。

⁵⁶ 參見謝堯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發現與研究述論〉，頁 8-11。

⁵⁷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頁 1715。

⁵⁸ 王國維：《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373。

尚須釐清的是，或有學者認為霸伯屬於所謂的「邦伯」，主張其地位較公、侯為低，是支持周王朝統治地方的中間力量，⁵⁹本文認為此論點仍有待印證。首先，「邦伯」一詞主要見於《尚書·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⁶⁰銘文資料僅有葉家山墓地 M2 出土的〈荊子鼎〉有「己未，王賞多邦伯」（《銘圖》2385），雖然可以此確知西周早期實有「邦伯」一詞，但文獻與考古資料的「邦伯」內涵是否等同則未可知，而「霸伯」是否就是所謂的「邦伯」亦難以證實。其次，目前對西周政治體制的認識還很模糊，是否存在「公侯—邦伯」不同層次的政治群體，似未有考古資料能證實此點，且從銘文記述來看，亦不見周王朝使用不同禮制系統對待「某侯」及「某伯」。由此可知，學者言「霸伯」為「邦伯」主要受到文獻影響，而非出現積極證據表示西周此類地方族群首領就是所謂的「邦伯」。

最後，從其他大河口墓地出土銘文來看，霸國的往來或婚配對象尚包含邠、宜、晉、燕、芮等國，甚至伯考、并叔等王畿貴族也曾直接與霸伯互動。相較之下，晉國與霸國不僅未見更頻繁的往來記錄，霸伯與周王朝或其他族群往來亦未見依附晉國或相關人士的情形，因此，本文傾向同意謝堯亭的觀點，認為霸國較有可能是西周時期的異姓小型封國。

（二）關於霸國的文化認同

通過分析〈霸伯孟〉銘文，除可推斷霸國性質，瞭解其與周王朝的互動關係，並間接認識霸國的互動網絡外，仍須進一步探問的是，霸國作為周王朝體系下的異族封國，其文化認同是如何呈現？

從大河口墓地葬俗來看，學者已指出多數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主頭均以東西向為主，並以仰身直肢葬為主要葬式，並發現大量腰坑、殉狗、出土帶有日名的青銅器以及罕見於其他墓葬的斜洞。⁶¹王靜則比對天馬—曲村、梁帶村芮國、琉璃河燕國、絳縣橫水邰國等墓地，指出大河口墓地與絳縣橫水墓地的文化特徵接近，兩者有較相近的血緣族屬和文化淵源。而從腰坑殉狗的葬俗來看，大河口墓地有一定的商文化特色，但青銅器形制則又具有諸多

⁵⁹ 王坤鵬：《越在外服：殷商西周的邦伯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頁338-350。

⁶⁰ 楊筠如：《尚書覈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84。

⁶¹ 謝堯亭：〈山西翼城縣大河口墓地獲重要發現〉，《中國文物報》第5版，2008年7月4日。田偉：〈試論絳縣橫水、翼城大河口墓地的性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5期，頁9-13。

姬周文化因素。⁶²不過韓巍也指出其雖與橫水墓地的文化特徵相近，卻未見橫水墓地最特別的殉人葬俗及俯身葬，⁶³可見兩者仍略有不同。

由上可知，學者多注意到大河口墓地的墓向、葬俗和葬式帶有較鮮明的商文化色彩，而在青銅器的鼎簋組合、銘文的使用及遣詞用字，卻與西周中原地區沒有不同。此種自身文化特色與商周文化影響的交互狀態，反映霸國的多元樣貌，然其與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互動下，究竟形成怎樣文化認同？則可從霸國銘文一窺其端倪。

從部分銘文的記錄，可以清楚看到霸國的文化認同。出土於 M1017〈霸伯盤〉(M1017:41) 以及 M2002 的〈格仲鼎〉(M2022:9) 都記錄了「搏戎」一事，而從其敘述口吻可窺見霸伯及霸仲的自我認同建構，其銘文如下：

佳正月既死霸丙午，戎大捷于，霸伯搏戎，獲訊一夫。伯對揚，
用作宜姬 寶盤，孫子子其萬年永寶用。⁶⁴ (霸伯盤)

佳正月甲午，戎捷于喪原，格仲率追，獲訊二夫，識二，對揚祖
【考】福，用作寶鼎。 (格仲鼎)

上引兩銘所記搏戎之事，反映霸國曾和周邊戎狄發生軍事衝突，儘管規模可能不是很大，但可以看到霸國是以周王朝立場對抗「戎狄」。若據考古資料及葬俗來看，霸國本屬異族的一支，然而銘文卻言「霸伯搏戎」、「戎捷於喪原」，可見無論霸伯或霸仲都不認為自己屬於「戎」，而是站在與周王朝同盟的立場以「搏戎」。

值得注意的是，傳世的〈晉侯銅人〉亦見「佳五月，淮夷伐格，晉侯搏戎」銘文（此銅人沒有著錄號）。關於「淮夷伐格」有兩方說法，一派學者認為銘文中的「格」即是「霸」，甚至主張「淮夷伐格」與「霸伯搏戎」乃為一事；⁶⁵亦有學者認為此「格」恐非霸國，因為位於淮水流域的淮夷不大可能越過成

⁶² 王靜：《霸國有銘銅器及相關問題研究》（鄭州：鄭州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21-28。

⁶³ 韓巍：〈橫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的探討〉，頁269-271。

⁶⁴ 本銘之釋文及斷句參考謝明文：〈霸伯盤銘文補釋〉，《商周文字論集》，頁283-297。

⁶⁵ 謝堯亭：〈「格」與「霸」及晉侯銅人〉，收於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編：《兩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439-442。王坤鵬：《越在外服：殷商西周的邦伯研究》，頁385-395。

周打到晉南一帶的霸國，且出自〈晉侯銅人〉的墓葬當為西周中期或晚期偏早。⁶⁶

本文則同意「格」即是「霸」，但對於「淮夷伐格」與「霸伯搏戎」是否為一事則持保留態度。由於〈晉侯銅人〉造型特殊，其與 M1017 所出之銅人頂盤形制十分相近（如下圖），且〈晉侯銅人〉出土墓葬已遭盜掘，其年代不僅不易確認，即便墓葬時代較晚，也不能確知〈晉侯銅人〉鑄造時期必晚於銅人頂盤，因此〈晉侯銅人〉推測的墓葬年代無法作為「格」非「霸」的證據。至於淮夷是否因地理位置遙遠，而不可能越過成周打到晉南，目前因對淮夷進犯周王朝的程度並不明朗，故仍有待證實。依此而論，恐不能完全排除〈晉侯銅人〉銘文與「霸搏戎」一事有關的可能性，若此，則說明隸屬姬周體系的晉國也將霸國與淮夷分別看待。

有意思的是，不少學者對於霸、晉協同作戰的情形十分關注，有學者認為「霸伯搏戎」恐非單純的自衛行為，而有履行勤王守土的義務，而晉侯支援「淮夷伐格」亦是相同道理。雖然僅從目前兩篇銘文內容很難確認這些學者的推論，不過無論是「霸伯搏戎」抑或是「淮夷伐格，晉侯搏戎」，其背後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周王朝的力量影響。換言之，「霸伯搏戎」除了展現霸伯區隔他者（戎狄）及我者，也說明霸國選擇接受周王朝的主導與影響。⁶⁷



晉侯銅人⁶⁸ 大河口墓地 M1017 銅人頂盤⁶⁹

⁶⁶ 王靜：《霸國有銘銅器及相關問題研究》，頁 38。

⁶⁷ 關於「霸伯搏戎」所涉及之西周王朝與地方邦伯聯合御戎機制，詳細內容可參見王坤鵬：《越在外服：殷商西周的邦伯研究》，頁 385-401。

⁶⁸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參見：<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NB1216>，瀏覽日期：2023 年 2 月 28 日。

⁶⁹ 同上註。

除此之外，霸國也積極經營與周王朝的互動關係。例如：〈霸伯簋〉記載的「求鹵」一事，周王畿重臣「井叔」前來求鹽鹵，表明霸國可能是負責管理或支持周王朝的鹽業需求。而從〈晉姜鼎〉和〈戎生編鐘〉銘文都提到「鹵責（積）」與「征繁陽」一事可知，鹽鹵可能和戰爭也有關係。⁷⁰由此推知，霸國和周王朝的緊密關係，很可能建立在軍事或民生物資的支援及提供。又如：〈霸伯鈚〉（M1017:42）記載周王曾於「氏」地進行祭祀，而霸伯參與這場祭祀並獲得賞賜，可見霸伯確實有機會親近周王朝的政治高層。在目前所見互動的記錄當中，又以〈霸伯盂〉反映的禮儀記錄最為鮮明，而通過銘文內容考察可知霸國對周文化的吸收似乎很徹底。

但值得注意的是，霸國在出土文物方面並不似銘文那樣全盤接受周文化，除了上文提及的葬俗不同外，亦包括墓葬挖有壁龕，或是出土北方式兵器、柳葉形短劍、骨角質馬鐮、象鼻足的〈霸伯盂〉、特殊器形及自名的〈霸伯山簋〉及〈霸伯鈚〉等，都反映霸國其實在多方面仍保留相對自主且獨立的文化特色。⁷¹正因如此，謝堯亭才提出如邠、霸等國是因為得到周王朝「懷柔」的統治方式，方能保有一定的獨立性。⁷²然而，我們認為大河口墓地及〈霸伯盂〉銘文看似相互矛盾的文化特徵，可能突顯這些異姓邦國在與周王朝接觸時，是有意識地選擇或接受周文化的洗禮，而非是得到周王朝由上而下的「懷柔」。其雖然在銘文用語及外交儀節方面相當接納周王朝的君臣體制，但在習俗或藝術方面卻依然保有不少在地的文化特徵。若由此來看，這些異姓封國與周王朝的互動往來，可能比過往認知要來得更對等自主，而非總是只有統治或臣服的緊張關係。

⁷⁰ 〈晉姜鼎〉銘文「嘉遣我，易（賜）鹵責（積）千兩，勿灑（廢）文侯尹令，卑（俾）貫通，征繁湯（陽）」（《銘圖》2491）、〈戎生編鐘〉銘文「嘉遣鹵積，卑（俾）譖征繁湯（陽），取厥吉金」（《銘圖》15239-15246），至於鹽鹵與戰爭之關係，可參見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13-114。

⁷¹ [英]潔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宦立旻：〈從馬鐮形制的演變看中原與歐亞草原的早期交流〉，收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187。

⁷² 謝堯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發現與研究述論〉，頁11。

五、從霸國略論周朝的邦國聯盟⁷³

通過〈霸伯孟〉及霸國的例子，似乎可以看到周王朝與異姓邦國互動的另一面貌。而令人想進一步探問的是，周王朝與這些異姓邦國互動往來的樣貌，是否均與霸國相同，其又如何藉助異姓邦國的力量，建構整個王朝的政治框架呢？銘文是描述雙方互動情形最具體的資料，因此本節將先以霸國及其他異姓邦國的銘文為線索，嘗試就觀察到的現象加以分析比對，期盼能為西周王朝政治的運作提出不同思考。

若欲以霸國為基點，觀察周王朝與其他異姓邦國的互動，則地理位置接近、邦國規模及性質俱類似的絳縣橫水棚國，就是相對理想的參照對象。其中M1出土的〈棚伯禹簋〉（《銘圖》5208）亦記錄棚伯與益公的互動，其銘文云：

隹（唯）廿又三年初吉戊戌，益公蔑棚伯禹曆（懋），右告，令
金車、旂。禹拜手稽首，對揚公休，用作朕考寶尊，禹其萬年用
享（享）。
（棚伯禹簋）

此篇銘文內容單純，是記錄益公前來蔑懋棚伯一事。棚伯禹文末言「對揚公休」，其形式如同〈霸伯山簋〉，因霸伯受井叔蔑懋，而稱「對揚井叔休」。兩篇銘文均未提及周天子，說明這兩次的互動層級可能未達周天子。然益公、井叔均為周王朝重臣，說明這些王畿貴族似可不必透過其他管道，即得與棚、霸等異姓邦國的首領直接互動。

值得注意的是，〈棚伯禹簋〉提及的「益公」也見於另一件異姓邦國首領所作的銘文，即〈乖伯簋〉：

隹（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
眉敖至見，獻賁。己未，王命中（仲）致歸（饋）乖⁷⁴白（伯）
（狐）⁷⁵裘。王若曰：乖伯，朕丕顯玕珞，膺受大命，乃祖克速
先王，異自它邦……乖白（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望（忘）
小帛（裔）邦，歸夆敢對揚天子不（丕）丕（丕）魯休，用作朕
皇考武乖幾王尊簋……。
（乖伯簋）

⁷³ 此概念蒙謝博霖教授提示，特致謝忱。

⁷⁴ 羅運環：〈論乖伯簋的年代及其國別〉，《出土文獻與楚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93-95。

⁷⁵ 單育辰：〈釋狐〉，《甲骨文所見動物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26-35。

從〈乖伯簋〉銘文中可看出，這是一篇記錄周王朝與乖伯互動的銘文。周天子命令益公前往征眉敖，隔年 2 月眉敖前來拜見周天子並獻帛，而「乖伯」因此獲得周王派遣仲致餽贈狐裘以及周王誥諭。儘管學界對於銘文中的眉敖、乖伯、歸彖是否為一人仍有不同看法，不過多數學者都同意「乖伯」屬於非姬姓的異族邦國之君。

李峰從銘文「武乖幾王」推測，眉敖把這件銅器獻給與周王對等的乖國先王，而作為父親的繼承者，眉敖可能也自稱為王。⁷⁶劉卓異則參考〈九年衛鼎〉論證此事，其認為〈九年衛鼎〉記錄的眉敖遣使朝見周王一事，顯示乖、周關係曾經融洽。⁷⁷本文則認為「眉敖獻帛」一事頗值得注意，因在「獻帛」後，銘文即以「乖伯」稱之。而新的稱呼及覲見周天子的機會，顯示乖國可能是因為軍事或物資支援，與周王朝形成比較緊密的關係，並從此加入周的君臣體系，但再從「小裔邦」、「異自它邦」或「武乖幾王」等用詞，可知此異姓邦國應保有其淵源及獨立性。

除此之外，還有受封為「侯」的鄂國，從稱謂來看即可知其與周王朝互動關係更為緊密，其中互動記錄較清楚的例子見於〈鄂侯馭方鼎〉(《銘圖》2464)：

王南征，伐角、僞，唯還自征，才(在)坏，噩(鄂)侯馭方內
 (納)壺于王，乃裸之。馭方畚(侑)王。王休宴，乃射，馭方
 卿(會)王射。馭方休闌，王宴，咸畬(飲)，王親(親)
 易(賜)馭方玉五穀、馬四匹、矢五束，馭方拜手稽首，敢□□
 天子不(丕)顯休整，□乍(作)尊鼎，其邁(萬)年子孫永寶
 用。(鄂侯馭方鼎)

這是一篇記述周王南征返還途中，在坏地與鄂侯會面的銘文。鄂侯馭方依禮節進獻壺給周王，並舉行裸禮，隨後兩人舉行宴會，其中包含射禮和飲酒禮。這是表現周鄂關係友好的一場外交活動，可以清楚看到周王和鄂侯馭方之間和諧的互動。但從後來的西周銘文可知，鄂侯馭方在不久後就背叛周王朝，率領淮夷、東夷進犯王朝核心地區，此舉不僅造成西周都城的巨大傷害，也使周天子耗費相當高的成本才平息叛亂。

⁷⁶ 李峰：〈跨越文化邊界的書寫：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的證據（西元前 1045-前 771 年）〉，《青銅器和金文書體研究》，頁 54。

⁷⁷ 劉卓異：〈〈乖伯簋〉補論〉，《史學月刊》2021 年第 11 期，頁 128-129。

從上述例子可知，當周王朝與異族邦國友好時，周天子往往需要通過一套禮儀系統來維持彼此間的關係。雖然〈霸伯孟〉銘文記述的禮儀過程較為繁複，不過從稱謂或互動層級來看，其與周王朝的關係似乎沒有比乖、鄂等國來得更加親密重要。而此種以「周禮」為媒介以加強或鞏固異姓邦國的關係，應是周王朝常見的重要手段，因此很容易發現還有不少銘文也是通過或詳或略的禮節進行交流，相關例證尚見如下：

表 1

《銘圖》號	器名	銘文
11788	作冊鬯尊	在序，君令余作冊鬯安夷伯，夷伯賓用貝、布
13320	作冊鬯卣	隹十又九年，王在序，王姜令作冊鬯安夷伯，夷伯賓鬯貝、布
5150	龔簋	隹十又一月初吉辛亥，公令龔伐于鬻伯，伯蔑龔懋，賓【龔】棝廿、貝十朋
2341	公賈鼎	隹（唯）十又一月初吉壬午，叔氏使賈安鬻伯，賈賈馬轡乘，公賈用口休龔
8585	孟爵	隹（唯）王初奉于成周，王令孟寧鄧伯，賓貝

上表中的夷伯、鬻伯與鄧伯應該也是被納入周王朝的政治體系下，因此能夠得到王朝使者的「安」或「寧」。然值得注意的是，周王朝不一定只有周王能派遣使者安撫異姓族群，這些例子中，甚至只有鄧伯是受到周天子親自派遣的使者安撫，可見異姓族群要與周天子或其使者直接互動的機會並不多。

此外，上表這些銘文的敘述者都是使者本身，而非得到「安」或「寧」的異族首領。除了他們和周王朝的交往關係可能沒有很緊密，未必有需要負擔王朝分配的職能外，這些異族首領可能也不像邶、霸等國受到西周王朝的深度影響，因此不見其作器紀念。相較而言，〈霸伯孟〉銘文對「周禮」的詳細記載，除了凸顯霸人的文化認同外，亦反映霸國與周王朝互動的主要方式，故〈霸伯孟〉無論是敘述視角、主題內容抑或是「蔑懋」的動機，都顯示霸國對周禮的認同與接受，可能較上表諸位異族邦君來得更加鮮明。

「周禮」既是周王朝與異姓邦國互動的主要手段，而可從這些邦國對周禮的接受與熟悉程度，推測其對周文體制的認同。王坤鵬曾指出：

「王家」之上一級的政治組織是「周邦」，周邦既是周人克殷之前的政治組織，又是克殷之後由周王所直接統轄的區域，但周邦與非周人之邦之間並非簡單的共存關係，其中包括中心（都）與邊緣（鄙）的區別，對異族之邦加以附屬與管控是周邦以及周人外服諸侯所重點關注之事，而周禮在周人附屬異族和異邦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以霸伯孟為例，認為通過複雜的禮儀形式，作為異族邦的霸伯與周王之間的上下級關係得到了鞏固。⁷⁸

本文大致同意其看法。從〈乖伯簋〉的「饋狐裘」、〈鄂侯馭方鼎〉的裸禮、射禮及飲酒禮，再到〈霸伯孟〉的禮儀形式，確實可以看出周代禮儀在西周王朝與其他群體互動時所扮演的重要腳色。周王朝不僅利用禮儀形式建構其與異姓邦國的君臣關係，更嘗試以此鞏固異族之邦，形塑彼此的權力關係，最後將對方納入以周天子為尊禮儀體系當中。由此來看，周王朝與異姓邦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周王朝－周禮－異姓邦國」的互動模式，故〈霸伯孟〉並非僅是一篇保留或記述周禮的銘文，而是涉及周王朝面對沒有血脈的異姓邦國時，如何維持其政治框架的問題，同時也是異姓邦國首領如何看待並詮釋彼此關係的記錄。

然而應當注意的是，銘文記錄有時只能反映當下雙方的互動狀態，只此一時的敘述可能相對片面或單薄。因此僅就銘文內容而論，很容易會得出這些異姓邦國都「臣服」周天子的結論，但若將時代拉長、範圍拉大，則不難看出周王朝與異姓邦國時好時壞的關係，甚至部分異姓邦國最終仍背叛了周王朝。可見這些異姓邦國表面上雖然接受了周文禮制，銘文遣詞用句呈現看似忠實的君臣關係，但實際上仍能維持自己的葬俗、領地與人民，甚至是稱謂、封號，可見其仍保有一定的文化獨立性。

此種既忠實又獨立的現象，可能非如其他學者所說，是因周王朝的「懷柔政策」而獲得空間，也無法簡單地從由上而下的統治關係進行詮釋。從各種線索來看，周王朝與異姓邦國的互動，應該存在另一種更靈活、更平等的互動模式，亦即軍事或物資彼此支援的結盟，我們嘗試為這種以結盟為核心的互動模式提出初步假設，稱之為「周代邦國聯盟」。

⁷⁸ 王坤鵬：〈王家、周邦與王國：理解西周文明形成的一個線索〉，《史學集刊》第3期（2021年5月），頁46。

這種「邦國聯盟」的基本概念，類似於林滄過去曾經提出的「商代方國聯盟」。⁷⁹這些邦國可能本是各自獨立，但以「王臣」的身分參與周王朝的邦國聯盟，奉周天子為聯盟首領，為周王朝提供軍事或物資的資源，而周王朝則提供一定的軍事保護。這些參盟的邦國普遍接受周文體制，但隨著互動往來的頻率不同，對周的語言文字及體制儀節也有不同程度的接納。例如，霸、邶、乖、鄂可能就是受周文化影響較深的邦國，因此對周禮更加熟悉適應，往來互動的層級也更高；而夷、箕、鄧則是關係相對疏遠的，故在周禮的展現便相對簡單，互動層級則較低。

若以〈霸伯孟〉為探索基點，我們認為很可能至少到西周中期為止，周王朝即展現了林滄所言「以商（周）王為首的軍事聯盟是夏商周『諸侯制』的實質」。⁸⁰換言之，在西周王朝的政治結構中，可能並非都是由關係清楚的上下階層組成，或許也有一部分族群，是因為某些共同需求而相互結盟聯合。通過血脈與需求的連結，周王朝得以串起同姓與異姓邦國，最終形成多層次複合聚落群的邦國聯盟型態。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所謂「周代邦國聯盟」僅是以〈霸伯孟〉銘文為基點，並根據目前所見的銘文線索，初步推斷周王朝與異族封國互動的可能模式。此假設模式當中，仍有許多細節尚須釐清，如：異姓封國是否會因與周王朝緊密程度差異，而有不同的互動模式或禮儀制度，凡此種種仍有待未來出現更多銘文，方能做更加細緻完整的研究。

六、結語

本文通過對〈霸伯孟〉的器形與銘文相關研究，對周、霸的互動關係有下列幾點觀察：

首先，從〈霸伯孟〉特殊的器形來看，其特徵仍大致符合西周時期青銅盂的器形，包括圓底、侈口、深腹等形制，此屬於霸國與周文化相通之部分。然〈霸伯孟〉器足呈象鼻狀，乃過往所未見，而西周時期的象鼻足者多為青銅簋。經本文考察發現，帶象鼻足的青銅簋所屬之國，部分與霸國有所往來，故此特殊器形可能是區域交流下相互影響之結果，也可能是殷商文化的遺存，屬於反映霸國獨特自身歷史文化之部分。

⁷⁹ 參見林滄：《商史三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8年），頁1-46。

⁸⁰ 同上註，頁1。

其次，過往對於〈霸伯盃〉銘文研究甚夥，成果頗豐，本文主要側重銘文中可以呈現互動關係的詞語，並針對部分學者意見提出看法。銘文釋讀部分包含：從霸國諸器的「蔑厯」字形補證陳劍「蔑懋」之說；或從銘文「歸（饋）」字的使用及相關文例比對，推測霸伯應非附屬於晉國的家族領袖，而是與周王朝關係密切的外邦首領；或從 M1017 出土文物考察銘文的「罌」字應指裸禮，而非過去學者認為的「贊賓」；或透過銘文細讀，重新對「再毀用璋」、「原毀用玉」的斷句與釋讀進行檢討；或針對「命賓」、「敢敏」、「伯舍賓馬」等詞彙，思考霸伯答謝天子蔑懋以及面對王朝使者的態度。

其三，透過分析銘文最末句「霸伯拜稽首」到「孫子子其萬年永寶」，思考銘文寫作及編纂問題。除認為最末句已脫離儀式禮節，可從中感受到強烈的編纂意圖外，也指出主語呈現方式之不同，反映銘文陳述立場的差異。如：銘文前段自稱「尚」或直接說「拜稽首」，不若最末句稱「拜稽首」之人為「霸伯」。自稱「尚」應是因為直接面對周王賞賜，霸伯尚以「王臣」自居，故用私名稱呼，至於「拜稽首」則是因為請伯考轉達，故記錄言語答謝內容，據此可知「霸伯拜稽首，對揚王休」並非回應天子賞賜的答謝，純粹是銘文編纂過程中習見的套語形式。

最後，本文認為〈霸伯盃〉銘文所呈現的周霸關係包含兩個部分：其一是霸國的族屬與性質，除了確立作為一西周諸侯封國的性質，也從區分「戎」及「淮夷」的角度，看到霸國加入整個周王朝體系。其次，通過比較其他異族邦國面對周王朝的互動情形，發現不同的敘述視角，能呈現頗為不同的文化面貌。從墓葬考古的現象來看，M1017 還留有如腰坑殉狗或特殊青銅器形的文化特徵，但從〈霸伯盃〉具體而微的禮儀記錄上，我們卻不僅感受到霸伯徹底接受周禮約束的一面。此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實反映周王朝體制的樣貌，亦即周天子透過禮儀來鞏固與異族邦國的關係，而霸國及其他國家的銘文，正顯示了周王朝如何運用此手段，將原已存在的異族邦君納入以周天子為尊的政治版圖當中，進而組成周王朝的邦國聯盟。

綜上所論，本文從互動關係的視角重新解讀〈霸伯盃〉銘文，希望利用銘文及墓葬呈現的訊息，試圖更細緻地釐清古代中國人群高度複雜的關係，同時也為霸國的族群與歷史研究，乃至於周王朝的政治版圖提供另一種不同的觀察。

【責任編校：謝雅玲、游喬茵】



圖2 〈霸伯孟〉銘文拓本，

摘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1017 號墓發掘〉，頁 116。

徵引文獻

專著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賈公彥 Jia Gongyan 疏：《周禮注疏》*Zhouli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ēn yinshuguan，2001 年。
- 〔清〕劉淇 Liu Qi：《助字辨略》*Zhuzi bianlüe*，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1974 年。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Shanxisheng kaogu yanjiusuo 編著：《霸金集萃》*Bajin jicu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21 年。
- 王沛 Wang Pei：《刑書與道術：大變局下的早期中國法》*Xingshu yu daoshu: da bianju xia de zaoqi zhongguofa*，北京 Beijing：法律出版社 Falü chubanshe，2018 年。
- 王坤鵬 Wang Kunpeng：《越在外服：殷商西周的邦伯研究》*Yue zai waifu: yinshang xizhou de bangbo yanjiu*，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22 年。
- 王國維 Wang Guowei：《觀堂集林》*Guantang jilin*，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2002 年。
- 朱鳳瀚 Zhu Fenghan：《中國青銅器綜論》*Zhongguo qingtongqi zonglu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9 年。
- 李峰 Li Feng：《青銅器與金文書體研究》*Qingtongqi yu jinwen shuti yan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8 年。
- 吳鎮烽 Wu Zhenfeng 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Shangzhou qingtongqi mingwen ji tuxiang jiche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年。
-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Shangzhou qingtongqi mingwen ji tuxiang jicheng xu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6 年。
-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Shangzhou qingtongqi mingwen ji tuxiang jicheng san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20 年。
- 林澐 Lin Yun：《商史三題》*Shangshi san ti*，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ā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2018 年。

- 單育辰 Shan Yuchen :《甲骨文所見動物研究》*Jiaguwen suojian dongwu yanjiu*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2020 年。
- 楊伯峻 Yang Bojun :《春秋左傳注》*Chunqiu zuozhuan zhu* ,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 2016 年。
- 楊筠如 Yang Yunru :《尚書覈詁》*Shangshu hegu* , 西安 Xian : 陝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 2005 年。
- 裘錫圭 Qiu Xigui :《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Qiu Xigui xueshu wenji, jinwen ji qita guwenzi juan* , 上海 Shanghai :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 2012 年。
- 謝明文 Xie Mingwen :《商周文字論集》*Shangzhou wenzi lunji*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2017 年。
- 羅運環 Luo Yunhuan :《出土文獻與楚史研究》*Chutu wenxian yu chushi yanjiu* , 北京 Beijing :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 2011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Shanxisheng kaogu yanjiusuo 等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1017 號墓發掘〉“Shanxi yicheng dahekou xizhou mudi 1017 hao mu fajue” , 《考古學報》*Kaogu xuebao* 2018 年第 1 期。
- 方稚松 Fang Zhisong :〈釋花園莊東地甲骨中的瓚、裸及相關諸字〉“Shi huayuanzhuang dongdi jiagu zhong de zan, guan ji xiangguan zhuzi” , 《中原文物》*Zhongyuan wenwu* 2007 年第 1 期。
- 王哲 Wang Zhe :〈從霸伯孟銘文看周代的裸賓之禮〉“Cong babo yu mingwen kan zhoudai de guanbin zhi li” , 《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Hangzhou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第 6 期 , 2019 年 11 月。
- 王坤鵬 Wang Kunpeng :〈王家、周邦與王國 : 理解西周文明形成的一個線索〉“Wangjia, zhoubang yu wangguo: lijie xizhou wenming xingcheng de yige xiansuo” , 《史學集刊》*Shixue jikan* 第 3 期 , 2021 年 5 月。
- 田偉 Tian Wei :〈試論絳縣橫水、翼城大河口墓地的性質〉“Shilun jiangxian hengshui, yicheng dahekou mudi de xingzhi” ,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Zhongguo guojia bowuguan guankan* 2012 年第 5 期。
- 石安瑞 Shi Anrui :〈由銅器銘文的編纂角度看西周金文中「拜手稽首」的性質〉“You tongqi mingwen de bianzuan jiaodu kan xizhou jinwen zhong ‘baishou qishou’

- de xingzhi”，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 wenxian yanjiusuo 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Qingtongqi yu jinwen (di yi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7 年。
- 李小燕 Li Xiaoyan、井中偉 Jing Zhongwei：〈玉柄形器名「瓚」說——輔證內史亳同與《尚書·顧命》「同瑁」問題〉“Yubingxing qiming ‘zan’ shuo: fuzheng neishi Bo tong yu *Shangshu, guming* ‘tongmao’ wenti”，《考古與文物》*Kaogu yu wenwu* 2012 年第 3 期。
- 李修平 Li Xiuping：〈脈絡比較分析法〉“Mailuo bijiao fenxifa”，《古今論衡》*Gujin lunheng* 第 39 期，2022 年 12 月。
- 李學勤 Li Xueqin：〈翼城大河口尚孟銘文試釋〉“Yicheng dahekou Shang yu mingwen shishi”，《文物》*Wenwu* 2011 年第 9 期。
- 林宏佳 Lin Hongjia：〈西周金文「段」、「敢」辨異——兼說《詩經》中的「遐」與「瑕」〉“Xizhou jinwen ‘jia,’ ‘gan’ bianyi: jianshuo *Shijing* zhong de ‘xia’ yu ‘xia’”，《臺大中文學報》*Taida zhongwen xuebao* 第 46 期，2014 年 9 月。
- 馬強 Ma Qiang：〈商周象紋青銅器初探〉“Shangzhou xiangwen qingtongqi chutan”，《中原文物》*Zhongyuan wenwu* 2010 年第 5 期。
- 曹建墩 Cao Jiandun：〈霸伯孟與西周時期的賓禮〉“Babo yu yu xizhou shiqi de binli”，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Zhongguo guwenzi yanjiuhui、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Guwenzi yanjiu (di ershijiu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2 年。
- 梁彥民 Liang Yanmin：〈商人服象與商周青銅器中的象裝飾〉“Shangren fuxiang yu shangzhou qingtongqi zhong de xiang zhuangshi”，《文博》*Wenbo* 2001 年第 4 期。
- 陳劍 Chen Jian：〈簡談對金文「蔑懋」問題的一些新認識〉“Jiantan dui jinwen ‘miemao’ wenti de yixie xin renshi”，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di qi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8 年。
- 彭裕商 Peng Yushang：〈西周青銅器竊曲紋研究〉“Xizhou qingtongqi qiequwen yanjiu”，《考古學報》*Kaogu xuebao* 2002 年第 4 期。

- 馮時 Feng Shi :〈貉子卣銘文與西周聘禮〉“Hezi you mingwen yu xizhou pinli” ,
《南方文物》 *Nanfang wenwu* 2018 年第 3 期。
- 黃傑 Huang Jie :〈釋古文字中的一些「沐」字〉“Shi guwenzi zhong de yixie ‘mu’
zi” , 收入《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 *Zhongguo wenzi bianji weiyuanhui* 編:《中
國文字(新四十三期)》 *Zhongguo wenzi (xin sishisan qi)* , 臺北 Taipei : 藝
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 , 2017 年。
- 黃德寬 Huang Dekuan :〈釋古文字中的「杪」及相關字〉“Shi guwenzi zhong de
‘miao’ ji xiangguanzi” , 《漢字漢語研究》 *Hanzi hanyu yanjiu* 2021 年第 1 期。
- 黃錦前 Huang Jingqian :〈談兩周金文中的舍字〉“Tan liangzhou jinwen zhong de
yu zi” , 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Qinghua daxue chutu wenxian
yanjiu yu baohu zhongxin* 編:《出土文獻(第二輯)》 *Chutu wenxian (di er ji)*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2011 年。
- 黃錫全 Huang Xiquan :〈西周貨幣史料的重要發現——亢鼎銘文的再研究〉
“Xizhou huobi shiliao de zhongyao faxian: Kang ding mingwen de zaiyanjiu” ,
收入中國錢幣學會 *Zhongguo qianbi xuehui* 編:《中國錢幣論文集(第四輯)》
Zhongguo qianbi lunwenji (di si ji) , 北京 Beijing : 中國金融出版社 *Zhongguo
jinrong chubanshe* , 2002 年。
- 劉卓異 Liu Zhuoyi :〈〈乖伯簋〉補論〉“‘Guaibo gui’ bulun” , 《史學月刊》 *Shixue
yuekan* 2021 年第 11 期。
- 蔣玉斌 Jiang Yubin :〈說與戰國「沐」字有關的殷商金文字形〉“Shuo yu zhanguo
‘mu’ zi youguan de yinshang jinwen zixing” , 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
字研究中心 *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編:《戰
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Zhanguo wenzi yanjiu de huigu yu zhanwang* , 上
海 Shanghai : 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 , 2017 年。
- 鄭憲仁 Zheng Xianren :〈山西翼城霸伯尚孟銘文禮說〉“Shanxi yicheng babo
Shang yu mingwen lishuo” , 《中正漢學研究》 *Zhongzheng hanxue yanjiu* 2015
年第 1 期。
- 謝明文 Xie Mingwen :〈榑伯盤銘文考釋〉“Yibo pan mingwen kaoshi” , 收入復
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十輯)》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di shi ji)*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2022 年。

- 謝堯亭 Xie Yaoting:〈「格」與「霸」及晉侯銅人〉“‘Ge’ yu ‘ba’ ji jinhou tongren”, 收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Shanxisheng kaogu yanjiuyuan、上海博物館 Shanghai bowuguan 編:《兩周封國論衡: 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Liangzhou fengguo lunheng: shanxi hancheng chutu ruiguo wenwu ji zhoudai fengguo kaoguxue yanjiu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4 年。
- 韓巍 Han Wei:〈翼城大河口 M1017、M2002 兩墓年代及相關問題〉“Yicheng dahekou M1017, M2002 liangmu niandai ji xiangguan wenti”, 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 wenxian yanjiusuo 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三輯)》*Qingtongqi yu jinwen (di san 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9 年。
- :〈橫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的探討〉“Hengshui, dahekou xizhou mudi ruogan wenti de tantao”, 《青銅器與周史論叢》*Qingtongqi yu zhoushi luncong*,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22 年。
- 嚴志斌 Yan Zhibin:〈霸伯簋銘文校議〉“Babo gui mingwen jiaoyi”, 《故宮博物院院刊》*Gugong bowuyuan yuankan* 2020 年第 5 期。
- [英] 潔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宦立旻 Huan Limin:〈從馬鑣形制的演變看中原與歐亞草原的早期交流〉“Cong mabiao xingzhi de yanbian kan zhongyuan yu ouya caoyuan de zaoqi jiaoliu”, 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dai wenming yanjiusuo 編:《青銅器與金文(第八輯)》*Qingtongqi yu jinwen (di ba 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22 年。

學位論文

- 王靜 Wang Jing:《霸國有銘銅器及相關問題研究》*Baguo youming tongqi ji xiangguan wenti yanjiu*, 鄭州 Zhengzhou: 鄭州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碩士學位論文 Zhengzhou daxue wenwu yu bowuguan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2019 年。
- 巫雪如 Wu Xueru:《先秦情態動詞研究》*Xianqin qingtai dongci yanjiu*,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boshi xuewei lunwen, 2012 年。

武霞 Wu Xia :《霸伯孟銘文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Babo yu mingwen jishi ji xiangguan wenti yanjiu* , 長春 Changchun : 東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碩士學位論文 Dongbei shifan daxue hanyuyan wenzi shuoshi xuewei lunwen , 2015 年。

孫苗苗 Sun Miaomiao :《霸國三器銘文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Baguo sanqi mingwen jishi ji xiangguan wenti yanjiu* , 西安 Xian : 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學位論文 Shanxi shifan daxue zhongguo yuyan wen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2017 年。

劉樹滿 Liu Shuman :《霸國、棚國青銅器整理與研究》*Baguo, pengguo qingtongqi zhengli yu yanjiu* , 西安 Xian : 陝西師範大學考古學碩士學位論文 Shanxi shifan daxue kaogu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2013 年。

報紙文章

謝堯亭 Xie Yaoting :〈山西翼城縣大河口墓地獲重要發現〉“Shanxi yichengxian dahekou mudi huo zhongyao faxian” , 《中國文物報》*Zhongguo wenwubao* 第 5 版 , 2008 年 7 月 4 日。

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Yin Zhou jinwen ji qingtongqi ziliaoku* , 參見 : <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detail-db-1.php> , 瀏覽日期 : 2023 年 2 月 23、25、28 日。

